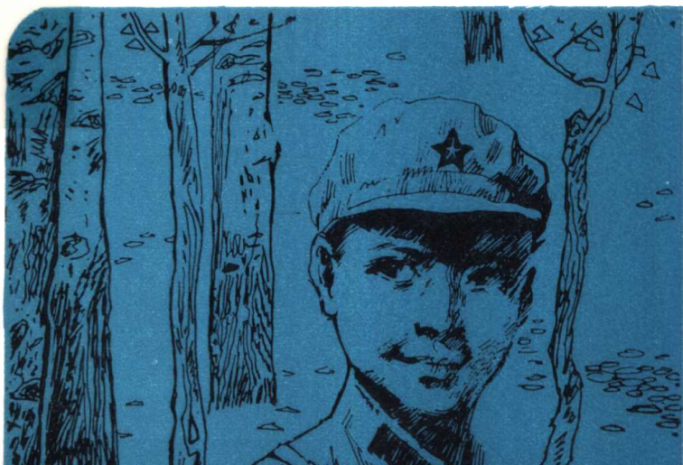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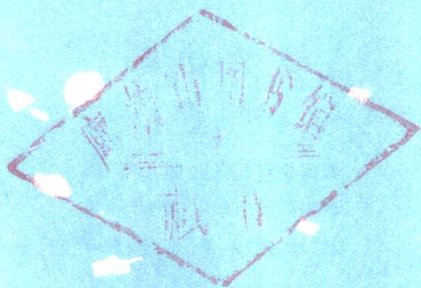
战士小胡

浩然



战士小胡

浩然



河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本 丛 书 顾 问

包 蕾	严文井	孟伟哉	陈伯吹
陈 模	魏 巍	洪汛涛	张有德
贺 宜	浩 然		

(按姓氏笔划为序)

战 士 小 胡

浩 然

河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6开本 $3\frac{1}{9}$ 印张 45千字

1983年5月第1版 1983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8,900册

统一书号10302·9 定价0.45元

作家简介

浩然，当代作家，河北省蓟县人，一九三二年三月生于开滦赵各庄煤矿一个破产的农民家庭。他当过八年村、区、县的干部，做过八年《河北日报》、《红旗》杂志的记者和编辑。他是在共产党的培养下自学成材的农民作家。三十年间，一直以北国农村生活为其写作耕耘的土地。著作有：短篇小说集《春歌集》、《花朵集》；长篇小说《艳阳天》、《金光大道》、《山水情》；中篇小说《浮云》、《弯弯的月亮河》，及儿童文学作品《幼苗集》、《欢乐的海》、《勇敢的草原》等近五十种。一九八三年开始出版《浩然文集》。

1

真羡慕身子骨健康的人，不论什么气候，都能够生活得好好的。而病病殃殃的我，怕冷嫌热，只要温差骤然一变，准得倒下！家人和朋友都为此担心，当酷暑来临之前，就劝我到凉爽些的地方休养一个时期。于是，我被介绍到鸭绿江边的丹东，而后三转两转的，终于在锦江山下一座军队小招待所的二层楼角，占据一间小屋，安下身来。

这座两层小楼，处在半山腰的一个洼兜里。它的背后，依靠着绿树浓密的陡峭山坡，面前则是军营大院和院子里那阶梯般的、一幢幢一排排的建筑物。曲径通往南边很远的营门。营门外是一条沿山脚的柏油公路，与其并行的，是一条进站的铁路；一天有几列从北京、沈阳，和长春方向开来，或

往那些地方开去的火车。从长长的天桥上过去，再穿行一道被银杏树掩护着的九纬路，就到了繁华闹市七经大街了。小招待所的环境很安静。除早晨登临山巅的练身市民们几声呼吼，晚间进出站的列车几番笛鸣，就只有鸟儿的婉啭啼唤，虫儿的低缓吟唱，以及那风儿在梨树、柞树、槐树、山楂树和白桦树的绿叶枝头翩翩起舞的脚步响。气候更是凉爽宜人的。正当三伏天，夜间睡觉也不能离开棉被；太阳直射的正午，对歇晌的人来说，有一件薄薄的毯子搭在身上才合适。而穿短裤的男子和摇扇子的人，在此地可以说极为少见。没有残暴的风，没有狂怒的雨；风雨即使突然而降，也是和和气气的，不让人恐怖心惊。……丹东果真是个“山青水秀”的地方，站到山头上俯视这傍着鸭绿江的美丽城市，只能用两个字形容它，那就是“明净”！

我喜欢这地方了。每天找医生，吞药，卧床休息，到钟点吃饭；精神稍好些，或强打精神，就写几张稿子，再不就读几页书。这些都属于我这休养者的日常生活。而一天

当中最频繁的事情，是会见朋友、接待来访：文艺界的同行，东北三省高校写作讲习班的学员，业余作者，还有作为主人的军队和地方的同志们。两个月的时间里，接触到的人和新相识，真算不少；其中有的使我敬仰，有的使我感激。然而，怎么也没想到，我跟小胡，一个普通的战士，可以说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，竟然萌发了那么重的感情；在突然离别的时刻，象我这样已是知天命的老头儿，还如同小姑娘般地掉了眼泪！

这很奇怪。细细地回味起来，又觉得是件合情合理的事儿。

2

仿佛在这个既僻静又客少的小招待所里，住了三五日之后，我才发现他，一个小战士的存在。究其原因，说实在的，并非在于我的“眼睛朝上瞅”，而是因为客观环境加上小胡自己的性格特点造成的。

他的工作天地，在一楼东头与餐厅隔一道小门的厨房里，以及厨房的后小门之外，到屏风般的山岗下一条狭长的空地上。每逢打开饭铃之前，他已经把菜盘和碗筷都在圆桌上摆好，把饭盆和汤盆也端了出来；等客人们全都吃饱喝足了走净之后，他才过来，收拾和打扫。即使没有较高级的首长住在所里，他也不象旁的战士那样，里里外外地撒欢蹿蹦子喊叫，不跟伙伴们追扑嬉闹。军队的招待所住了我这么一个写书的半大老头

儿，很有点儿新鲜，一时间成了军营里人们议论的话题。可是，小胡从来不随便到我住的楼上，更没有找个借口，进我房间里看几眼，或者打听点让人难答对的小道消息和趣闻。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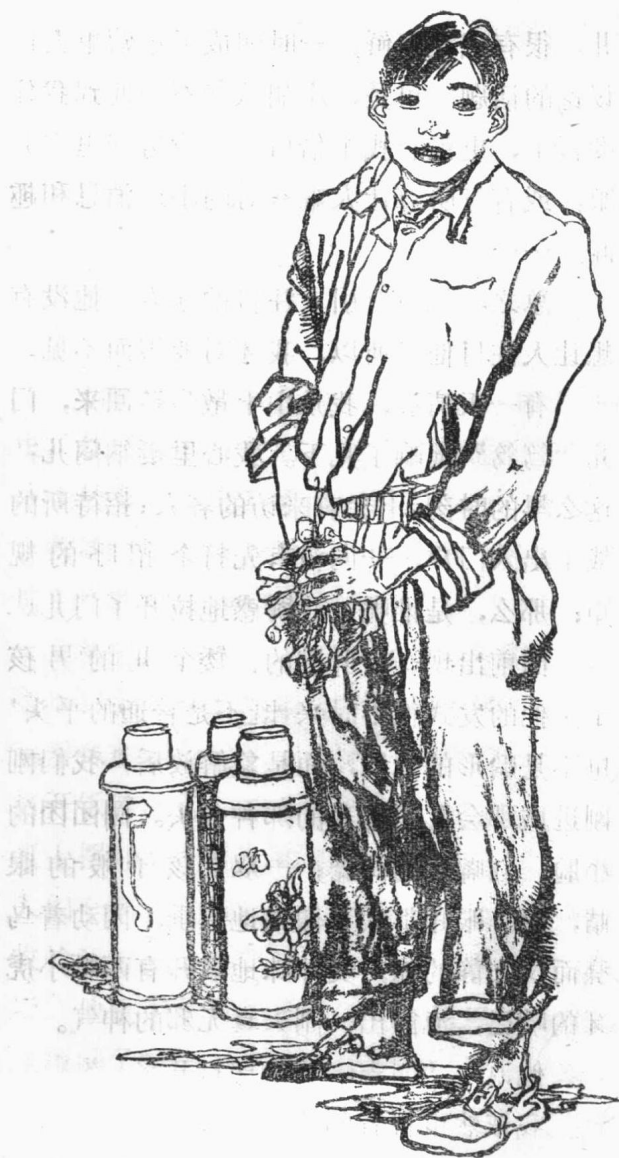
总之，他没有引人注目的地方。他没有想让人注目他。所以，我才对他视而不见。

有一天清晨，我从山上散步转回来，门儿“笃笃”地响了几下。我心里挺纳闷儿：这么早的时刻，不会有来访的客人；招待所的战士出入门户，一向没有先打个招呼的规矩；那么，是谁呢？我疑惑地拉开了门儿。

面前出现一个胖胖的、矮个儿的男孩子。他的发式很不时兴，既不是普通的平头，也不是畸形的长发，而是象解放后，我们刚刚进城那会儿留起来的那种分头。圆团团的小脸，红嘟嘟的两腮；一双女孩子般的眼睛，每个眼角都朝下微微地弯垂，闪动着乌亮而又文静的光；笑眯眯地龇开有两颗小虎牙的嘴巴，流露出一副天真无邪的神气。

他说：“同志，我给您打开水。”

我依然审视着问他：“你是……”



“公务员跟管理员到沈阳去取电视机，二十英寸的，还是带色的，好着哪，我临时替换他几天，打水、拾掇屋子什么的。”

如果不是在军营里，如果不是他的话说得那么自然而诚恳，我会把他当成是此处哪位首长的调皮捣蛋的娇小儿子，来跟我闹着玩儿，搞恶作剧。他的的确确是个小孩子呀！他的个头高不到我的耳边，穿着草绿色的衬衫，下摆可能太长，被掖进裤子里用腰带系着；那条“的确良”的军裤也过于肥大，越发衬出他那两条腿的短小。这样一个小家伙，大模大样地把自己称为战士，岂不逗人发笑？

“你姓什么呀？”我随口问一声。

“姓胡，古月胡，不是口天吴；南方的同志对这俩字儿分不开，老给我写错喽。”他很认真地回答我。

“够十八岁吗？”

“没有，刚十六。”

“周岁？”

“不，虚的。”

“哪年当兵？”

“算去年，照农历说是今年……”

“你不够征兵的年龄呀！”

“嘻嘻！……”他不由自主地笑出了声，立即庄重起来，说，“那会儿，临时瞒了两岁，谎说的十八。”

“后门兵吧？”

“对啦。”他回答我那句半开玩笑的话的时候，很老实，还连连点头，“要不是有点门路，我就是报名，死乞白赖地想干，也得给拨拉下去呀！”

我望着他离去的背影，暗想：这孩子不仅是个从后门进入军队的，而且来头不小；否则，怎么可能被分配到小招待所这样一个吃得好、做得少的地方，被“照顾”着呢？

过一会儿，他悄默无声地打了水转回来，一手提着暖水瓶的把儿，一手托着暖水瓶的底儿，不放下，也不走开，却摆动着脑袋四处看；末了问我：“同志，您的茶叶呢？”

我告诉他，不习惯喝茶水，所以没有准备茶叶。

他龇牙笑笑，给我倒了一杯白开水，同样脚步轻轻地退出去，回手替我关上了门。

我跟战士小胡，就是这样相识的。或者说，我是这样开始发现的战士小胡的存在。

3

过了些日子，我成了这个“流水席”般的小招待所里的老住户，常常下楼到宿舍，或工作场地，以至于厨房里找公务员，托办什么事儿。由此，我跟小胡间接的接触也就自然而然的多起来，偶尔地搭上几句话，改变了由于彼此陌生所带来的拘束状态。

用不着刻意观察，我很快就发现一个不平常的情形：战士小胡是那样的勤快；年纪小小的他，勤快得都有点令人吃惊！

他总是全所起得最早的一个人。他爬起来拉开走廊的灯，打开通向楼外的门，推开窗户，随即做的第一件工作，就是把那个比他只矮一点儿的特制的大铁壶灌满水，挺费劲儿地提到炉台上、坐在炉眼上，点着火；一边看守那壶，一边匆忙地洗嗽，仔细地擦抹

桌案、扫拖地板，给炊事员做好操作的种种准备。水开了，他就通知公务员；公务员外出了，或者还没起床，他便脚步轻轻地跑上楼去，挨门地取来空暖水瓶，一个个灌满开水，再一个个地送回去。这样，让那些散步归来的客人们能够喝上新开水泡的茶。小胡仿佛（因我没有专门查对过）又是全所睡得最迟的人，外出的客人什么时候回来叫门，起来开门的总是他。他在厨房小后门外边的平地上择菜、剖鱼、褪鸡毛，闷头不语，做得特别认真和细心，简直象个巧姑娘在绣花。他在厨房里刷盘子、洗碗、擦抹家什，手脚麻利而稳健，如同武术运动员给观众做精彩表演。待到炊事员配菜和掌勺操做的时刻，他打下手，就寸步不离、聚精会神地凝视。他那双女孩子一样的眼睛，好似惊奇般地睁得挺大、溜圆，紧紧地盯着人家的手，盯着人家的手指头，盯着人家的每一个细微末小的动作。在这种情况下看到他，你会感到他的根根神经都绷得紧紧的，想跟他说话，也不敢开口了；就是开口说，他的耳朵也未必能够听见。……

有一个连阴天的傍晚，冷雨如线如丝，细密而又不紧不慢地飘洒着。它们降落在好似漆过的树叶上，降落在好似油过的草丛里，降落在好似镀了银的石头缝儿中间。然后，化成无数条雪亮雪亮的长蛇，曲里拐弯儿地爬出来，涌上楼前的沥青路面；挤在一块儿，闪光冒泡地往下淌去；有的想绕到前没绕成，反而突然跌进路边的一条泄水沟里，发出喧嚣的响声，好急摔疼了，放肆地大喊大叫！

我站在一楼过厅的玻璃门里边，观看着阴雨连绵中的景物。忽见一团绿色的物体，在远处，也就是通向营门方向的小路末梢，确切地说，在山坡下，摇摆晃动。乍开始瞧见的时候，我以为那是路边的一棵什么小树，根部的土被水泡软，让风刮倒，横在路面上，雨线拧成的鞭子，把它的枝叶给抽打得颤抖不止。可是它却顺着斜坡往上挪着、移着；渐渐地能够看出是一个人的轮廓。怪呀，哪儿会有这么高、这么大的人呢？或许是我自己一时的幻觉吧？我用手掌把玻璃上的水汽擦擦，细细地观看。

那个“巨人”，仍然没有在雨幕中消失。估计他的身个儿得有七、八市尺；披着一件连着帽子的军用雨衣，露在下边的两条卷了裤脚的腿，显着特别短，穿着解放鞋的脚，又显着特别小。他挺费劲、挺艰难地往上攀登，摇摇晃晃从路面上滚翻下去的山水，企图阻拦地朝他身边扑，被他用力地刺破、踹开，哗哗啦啦地响。

